

万安山史话

万安楼

□ 杨群灿

李村镇南依万安山主峰,山下就有了一些与“万安”有关的名字。

“油赵村”以前就叫做“万安镇”。上庄村的“万安寨”,如今人们习惯叫“寨上”,那里有清代首次科考(顺治丙戌科)的二甲第71名进士、官拜清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董笃行(董老官)的故居,寨下有著名的陈昌寺遗址。

李村街东南隅重阳观的“万安楼”则于1952年拆除,在后院建了校舍,成了当时筹建中的洛阳县三中的一部分,后来洛阳县三中改名为偃师六高。万安楼的前身是建于明代的重阳观舞楼,楼下大门即为山门,宽厚的墙体全部由条石砌成,九间宽,虎殿顶,琉璃瓦覆面,飞檐斗拱,五脊六兽,很是气派。该楼一层为过洞,两侧有耳房;二层为戏台,正面上方有精美的巨幅戏剧木雕挂面;化妆室一侧有深井一眼,井口为喇叭状,唱戏时,掀开井盖,可产生回音,使音质得到改善。

民国3年(1914),行伍归乡的徐培斋对万安楼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葺,彩绘一新。其中楼上的一副抱柱楹联改作石刻样式,系洛阳文坛“三驾马车”之一高福堂的手笔,遒劲有神,其联云:居心必思鉴于古,万变不能离其宗。现今,除了那副流失的石刻楹联,只有遗存的一通修葺碑刻可供人们想象万安楼的雄姿了。

该碑为嵌墙横置式,长104厘米,高54厘米,徐体育(即徐培斋,名体育,字培斋)撰诗一首,题名《万安楼》,金殿卿以行草体书丹,笔力雄健,与诗意结合得非常完美。其诗曰:

万安山色郁葱葱,万安楼上鼓角雄。
唤作万安旧无敌,貔貅精锐待从公。
任他妖氛拥白马,新鯨惯向绿林下。
国步艰难我何人,登楼一啸众山哑!

秀才出身的徐培斋写这首诗,从杜甫的五律《观兵》中汲取了营养,威武洒脱,豪气干云,将自己的志向抱负一展无余。十多年间,徐培斋率领团警转战县城九区十八乡,战绩卓著,对土匪强盗、散兵游勇给予了致命打击,不但对虎狼之辈痛下杀手,鸡鸣狗盗之类惯犯也一并诛之,连为匪作线者亦不放过,保障了一方平安,得到官民称颂,时人誉之为“剿匪英雄”。

流年碎影

“洗年猪”过大年

□ 李健

年,是童年最幸福的期盼。

在故乡山村,流传过年口头禅“有钱没钱,杀猪过年。”

每年过了农历腊月二十三,送别灶王爷,杀年猪的大戏就要上演了喽!村上只要传来猪的尖叫,不用打探就知道杀年猪开始了。

杀年猪,在乡下约定俗成。头一天,劈好柴,支好锅,再预备几缸清水。

到了第二天,天蒙蒙亮就搬来劈柴点火烧水,黑黢黢的大铁锅被烧得热气腾腾,撵忙杀猪的一群人,挽起袖口,依次跳进猪圈去逮猪。嘴上“唠唠唠”地叫着,围追堵截!猪啊,转着圈圈躲闪逃命,又不停“唧——唧——”嚎叫,说时迟那时快,眨眼功夫猪便被掀翻活捉了。麻绳栓住猪后脚,还有人吆喝着:“勒紧点儿,别挣开了……”

猪尖叫着被按在石板上时,奶奶有意把我们喊回屋里,说是杀年猪,小孩子容易受惊吓,夜里做恶梦。嘴里不住念叨“猪啊猪啊你别怪,早晚都是一刀菜。”

只见持刀人对着土猪喉管“噌”一刀下去,一股殷红的猪血窜了出来,顺着刀口涌到地上事先备好的盆子里,猪的嘶叫慢慢停息,一鼓一吸的肚子,还时不时抽搐一下,发出微弱的“吭哧——吭哧——”的喘息声。

猪渐渐停止了弹腾,在一只后腿上割开一个小口,拿着明闪闪的长钢锥,顺着猪皮一直捅到耳朵后,嘴巴对着小口铆劲吹气,再一阵捶打,扎好进气口,被捂进了滚烫热水锅里,只见热水烫着猪皮,猪毛簌簌拔落,瞬间,大铁锅就像飘着一只鼓腾腾膨胀的气球。

褪完猪毛,白白胖胖的肉猪用“钩子”倒挂起来,端上一盆清水从上往下慢慢地浇,会杀猪的大哥,娴熟地拿起浮子,顺着水流剔除绒毛,刮去污泥。

一番操作,大哥抖开一个布包包,里面全是杀猪的家伙,拿上砍刀劈开口,看到猪肠胃鼓鼓囊囊的东西,大哥责备奶奶“不让喂,偏要喂!”奶奶说:“土猪啊,虽是桌上的吃菜,可也是一条命,养了一年多,要杀的时候,总该让吃顿饱食吧”。

一根烟的功夫,肉猪里外都收拾妥当,大哥拿出圆挫蹭蹭刀,轮番转换剃刀、割刀、剔刀,把猪肉分割得大小均匀肥瘦对称,喝着茶等候左邻右舍挑肉过大年。

临近半晌的时候,奶奶和母亲也煮好了“猪下水”,弄好了猪血、大肠、猪脸、猪肝四样肉,大哥喊上父亲和帮工,叫过我和二哥,拿出舀来的一瓶高粱烧,用牙咬掉玉米芯瓶塞,一人倒上一盅,他对着瓶口咕咚咕咚闷了两口,夹起一块猪头肉大嚼起来。

吃喝到兴头上,大哥想起有年杀年猪。大人们急急忙忙褪猪毛,不防有俩娃娃,拿起烧锅的柴火,一路追喊着在屋里抓“地主”,不料撞翻了屋里的煤油灯,一下燃起了大火。

众人见状,“叮叮咣咣”把大铁锅里杀猪水都刮光了,好歹没伤到躲在门后的俩娃娃。杀了一半的年猪凑近仔细一看,还有一层毛茸茸的猪毛,只好拿烧红的“火杆”来烫毛。“烫过的猪皮黑黢黢,煮熟吃到嘴里,总觉毛茬忽东忽西扎舌头”大哥嘟囔不休,引得一群人笑声不断。

没沾过酒的二哥,趁着大哥“喷炸弹”,就想尝尝酒是啥滋味,背过脸一通猛喝,不大功夫,没承想二哥踉踉跄跄站不起来,结结巴巴“哈酒!劲儿恁大……”二哥微醺的样子,把奶奶和在座的父亲们逗前仰后合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

想起那个年代,杀年猪着实算是农村一年中一件大事,也给儿时的我们带来了无尽童趣。如今,杀年猪的旧时光渐行渐远,想吃喝稀罕,一趟超市便能解决。但那时的欢声笑语、浓浓的乡情、淳朴的民风,在心中永远是抹不掉的记忆。

岁月有声

蒸蒸日上的一年

□ 宁妍妍

小时候,我特别喜欢过年,因为过年时我妈会把我变成小仙女。

年下的前两天我妈会蒸一大筛子红点儿馍。给馍点红点儿时,会先给我的两眉之间点一个。点完后,我妈说:“笑一个给妈看看。”我一咧嘴,我妈大笑:“俺闺女真好看,跟小仙女一样。”当时,我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电视里的仙女了,扭头蹀到大街上在小伙伴们面前臭美。

记忆里,我妈年下蒸红点儿馍的场面甚是壮观。蒸馍的前一天晚上把面发上,放在煤火边儿。第二天早上,面就像千斤顶一样,胖得顶起了盖在上头的木锅盖。满满两大盆面,我妈一盆一盆的蒸。先把面扒到案板上揉啊揉啊揉,揉到火候后,分成一个个小剂子,然后取其中一个,左手拇指钻进剂子里,右手不停地边揉边滚动,不一会儿剂子就变成了娇滴滴的小圆馍。

院子里有个地炉,馍在地炉上蒸。我爸烧火,我爸去干别的活时,我烧火。家里有的是柴,我妈说能用柴火就用柴火,灶火里的煤炉买煤还得掏钱,柴火遍地都是,出去一圈儿都能给一大摺子。

用软柴引着火后,就开始蒸了,一锅接着一锅。最喜欢的是在雪花飞舞的院子里烧柴蒸馍。刚落的雪,挨住地面,就和土抱着私奔了。柴火噼里啪啦的烧着,浓浓地麦香味从笼里争着往外钻……抬头一看,雪花在空中飘飘悠悠,满院子都是,满院子都是……

揭第一笼馍时很有讲究。我妈掀起锅盖一看,馍蒸得怪排场,就开始让我爸放鞭炮。我妈开始打扮一个个小白胖子,嘴里还念念有词:各路神仙,老天爷,老灶爷你们先吃,保佑俺家风调雨顺,日子一年比一年好……

刚蒸熟的馍不能一股脑的放在筛子里,得筛子底放一层,扁食排儿放一排儿,实在放不下了,再往簸箕里放。热气腾腾的馍,下得正欢的雪,此时从大街上飘来几声破喉咙烂嗓子:今天是个好日子,心想的事儿都能成……一听就是柱子伯,一高兴就唱,唱三句,跑调两句半。别说,平时听着不好听,这时候,却平添出几份喜庆来。

待馍凉后,再统一盛放在大筛子里,盖上布。这些馍,能吃上十天半月。现在想想,真想不通,为啥一次要蒸那么多?一次少蒸点儿,吃新鲜的多好?那时又没有冰箱,蒸多了,不怕坏?

我妈说,憋子,那时候冷得很,房檐下冰凌撇儿几尺长,啥都能放住。说那时候过年家家都蒸那么多。蒸得多,说明这家的日子过得殷实,有人来了,看着也排场。还说明这家的女人不懒……

顿了顿,我妈又说,年下蒸红点儿馍最好用自家磨的面,没有添加剂,不加漂白粉,面味香。发面的酵母要用自己做的老酵子,老酵子做出的馍味道好。面要和的不软不硬。太软了,小圆馍不容易成型。硬了,不虚腾,影响口感……

过年为啥馍要蒸成圆的?平时是方的?圆的寓意圆满,小圆馍揉着费劲,平时地里活忙,方的省事。为啥要点红点儿?憋不憋,好看啊!跟人戴朵花一样,你说好看不好看?为啥要蒸馍,不烙馍?蒸馍,日子才能蒸蒸日上啊惹闺女……

噢——俺快70岁的老妈还怪有学问哩。

现在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,莫非是托俺妈过年蒸红点儿馍所赐?

乡土往事

红薯换玉米

□ 怡然含笑

一九七五年冬天。

“红薯换玉米——”拖着悠长尾音的吆喝声,在大街小巷,带着初冬的凉意,随着风的来去忽高忽低,忽远忽近。

滩地的玉米多红薯少,山地正好相反。每年收完红薯之后,山上人家种红薯多些的,或者想多吃点儿玉米换一下口味的,往往起个五更,拉着架子车或者套头小毛驴,一路寻下山来,沿着伊河边的村子,走街串巷。

闻声而来的,大多是女人和孩子。女人们关心的,是红薯的外形和内里的甘甜。卖红薯的人,拿刀咔嚓切了红薯,露出乳白或粉色的瓤,向女人们展示着。

至于孩子们,都是闲不住的。只要有点儿热闹,都爱去挤一下,探个究竟。即使狗们咬个架,也在旁边咋咋呼呼的。他们的兴趣不在红薯,在他们心里呀,红薯和玉米是半斤八两的亲兄弟,谁也不比谁强多少。红薯窝头和玉米窝头,放凉了,抓起来砸在人脑袋上,都是一样的作用力。只是下肚的时候,口感不太一样:红薯带甜,玉米带香;红薯面滑溜,玉米面粗涩。

女人们叽叽喳喳,与卖红薯的人唇来舌往,说定三斤红薯换一斤玉米或者一斤半玉米。看起来,玉米的身价还是要略高于红薯的,怪不得滩上的姑娘都不愿往山上嫁,而山上的姑娘都愿往我们滩上嫁。上高中的时候,山上人似乎一身红薯气,滩上人似乎一身玉米气,滩上的人也似乎比山上的人有点儿优越感。山上的同学,说自己村名的时候,嘴都有点儿不利索。滩上的同学,说自己村名的时候倒有几分得意样。

换红薯开始,大多人家的玉米已经抠成玉米粒,晒干了,他们就拿个盆子,到平房顶撮一盆端出来。有的人家,玉米粒还长在穗子上,穗子还挂在枣树上或房檐下。也不知他们怎么和卖红薯的人搞的价,竟然取下一串,也换了红薯。

滩上人对红薯的需求,还是相当大的。一小半来自河滩地,一大半来自山上。他们拿玉米换,或者掏钱买。红薯是一个漫长冬天必备的食物,锅里碗里口里胃里,都少不了它的气息。

有时想:红薯或许就是上苍的一颗济世之心吧,要不就是上苍的乳房。它温情地陪伴和哺育着人类。以前它在,当下它在,百年千年之后,估计它仍然在。永远的红薯,人类喊它一声母亲也不为过。

乡村年味

乡村年味儿

□ 苗君甫

乡村年味儿,在于问候。

农家小院里、乡间小道上,乡亲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询问:“过年了,在广州的姐姐该回来了吧?”“你家老二啥时候回来?”“老大今年回来该带着孩子了吧?”……这样的问候,让我很容易感受到温情,乡村的孩子,就是每家每户的孩子,每个孩子的近况,乡亲们都清楚地知晓,这份问候,很贴心。

乡村年味儿,在于清新。

衣服、床单、被罩,被勤劳的主妇,洗净了晾在院子当中,阳光轻轻地落在上面,善待着每一位喜欢它的人。这样的场景,总会让我看到天长地久,这是世俗最厚重的温暖,乡村的年味儿就随着皂粉的清新,诗意的弥漫,而年一路清清爽爽,快步走来。

乡村年味儿,在于热闹。

乡村的集市,从进入腊月的第一天开始,就热闹非凡。年货摊一家挨着一家,年画儿,春联、糖果、花生、瓜子、鞭炮……一溜排开,放眼瞧去,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赶集的、摆摊的,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悦的笑容,年的气息就这么美好地写在脸上。

乡村年味儿,在于温暖。

忙活了一年的乡亲们,把年货备好之后,三五成群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晒暖,拉着家常,说着今年的年货,更有小媳妇们向前辈们求经:怎样灌香肠,怎样炸才能让麻花酥脆,怎样做出的红烧肉不油腻……前辈们耐心地指点,期盼自己的经验可以让小媳妇们来年把年货准备得更好。这样的场景,让我相信,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,是最温暖的年的光景。

乡村年味儿,在于忙碌。

忙着要祭灶王、要扫房子、要洗床单被罩、要剪窗花、要磨豆腐、要杀年猪、要写春联、还要烹炒、煎炸、蒸煮食物……而我最喜欢的场景是杀年猪。村里的壮汉总是忙得很,那些没有胆量杀的人家,没有力气杀的人家,杀年猪的活儿就全归他们。三下五除二,忙活完,带着满脸热气腾腾的汗,对感谢他们的乡亲说:“乡里乡亲的,都是一家人,说啥感谢呢?”这样的场景,很容易让我坚信,生活在乡村是幸福的,因为这份亲如一家的乡情,让年的味道更加浓香宜人。

一直以为,乡村的年味儿是最纯洁的,也是最浓烈的,它带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,让我沉醉,让我回味,更让我欲罢不能。

心香一缕

李村小镇

□ 阮小籍

许多年过去,我仍旧记得一些人。

山那边伊川的范园,已经是黄昏了,空气中满是槐花的甜,一个男人问我,见没见到他的羊。50多岁,很像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,他说,他那只黑色的山羊跑丢了。

有一年爬华山,到千尺幢的时候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一个女孩子从山上下来,问我见没见到她的眼镜。我说,是近视镜?她说,不是,是男朋友送她的。雨越下越大,我决定下山,第二天再爬。一路上女孩子都在说,找不到眼镜咋办呢?我说,丢了就丢了,不就是一副眼镜吗?女孩说,男朋友在北峰等她呢,说找不到就别回来……

记得毛姆说过一句话,“在爱情的事上如果你考虑起自尊心来,那只能有一个原因:实际上你还是最爱自己。”所以,我们没必要去给女孩子的行动下定语。也许,这就是她的快乐呢;也许,她觉得值呢?宜阳县城南边的山上,有个叫虎庙的村子,村口有个山神庙。大概是某个五月的晌午,一个女人跪在庙前轻声许愿,她说,许我能顺利离婚,嫁给我的如意郎君!大概是发现我听到了她的秘密,女人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多年后,我还记得她湖水一样的眼睛。

嵩云秦树久离居,双鲤迢迢一纸书。

休问梁园旧宾客,茂陵秋雨病相如。

多年后的今天,不知道那个像李云龙的男人最后找没找到他丢失的山羊?不知道爬华山的那个女孩子最后嫁没嫁给她找眼镜的男孩儿?不知道在山神庙许愿的那个女人最后是不是心想事成?

世道苍茫,俗情如梦,静夜灯下追忆往事,多少该记得的都已经了无痕迹,多少该忘记的却清晰如昨。星期天回翟镇,在超市一个男人和我打招呼,说是高中同学,我就是想不起来,很是尴尬。有一年在长沙火车站,一个老人请我吃炒河粉,说是和我父亲是发小,我却不记得。

这些年,从翟镇到县城,从县城到李村,枯守在一个小镇,硬生生把异乡熬成了故乡。在这个叫李村的小镇,黄昏里去南山大道走一走,下雪天去爬爬万安山,在油赵、老井、水泉这些陌生的村庄里看婚丧嫁娶的烟火……

余居于此,多可喜,亦多可悲。

我是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。

我有借书满架,俯仰啸歌的项脊轩。

我是张岱,我是袁枚,我是沈复,我是毛姆,我是董桥!

不愁生计,不问俗事,不求闻达,不亦快哉?

董桥在他的《白描》里说,“出世才更知世,别离才更懂爱,身处无光的暗地,反而能看到自己内在闪烁光芒的青山白云。”这句话和梵高的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,路过的人只看到烟”一个道理。

我们每个人,心里都藏着青山一脉、白云几缕。其实我们都是路人甲乙丙丁,没必要因为无用的交际坏了自己的心情。

王尔德说,即使生活在阴沟里,也有仰望星空的权利。

在这个叫李村的小镇,我同样有仰望青山白云的权利。